

自然传记

有关这条大河的最奇妙的认知在于：如果没有尼罗河的存在，所有一切反映自然力量、生物活动、人类奋斗、农业发展以及人类历史等等一系列的景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能如此的精彩纷呈。

青白尼罗河^下

The Nile :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The Nile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

青白尼罗河

下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郭院林 岑长艳 韩婷婷 陈炜敏 黄翠华 张晓丽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沙漠之中，延伸着一片干旱的荒原。它从两边升起，起伏之间奇境出现，西边的山脉形成一排沙丘，东边看起来好似一匹瘦马的腹部，或一峰骆驼的脊梁。虔诚信徒的主宰噢，这就是埃及，其所有的财富都来源于那条由神庇佑的河流——尼罗河。它拥有哈里发般的尊严，如同日月星辰，升升沉沉，起起落落。世间万物之源向这众河之王纳贡的时刻到来了（是神意将它置于众河之上），河水上涨，然后退出河床，涌入平原，将肥沃的泥浆沉积于平坦的土地上。所有的村庄都被隔绝开来，只有小船能够往来其间。村庄如此之多，好似棕榈树上的叶子，不计其数。

不过，充满智慧的尼罗河后来重新进入了这片被命运选择的土地，两岸的人们可以收集尼罗河奉献给大地母亲的财富。虔诚信徒的主宰噢，埃及反过来呈现的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一片干旱荒芜的荒漠，一段银白色的河流，一片覆盖着浓厚泥浆的沼泽，一片茂盛的草原，一个繁华盛开的花园，还有一望无际的长满金色庄稼的田野。

在尼罗河的最下游，一幅生动的画卷就此舒展开来。它的作者不是诗人、地理学家，也并非艺术家或旅行者，而是一位阿拉伯指挥官——阿马尔·伊本·阿斯¹，他在7世纪时为自己的主人奥马尔·哈里发²征服了这个国家。就个人而言，任何行动和见解都可以用来反映如幻境一般美好的荣耀与目标，就像诗人所描述的，这位指挥官俨然就是位征服者。

地球每年在其他气候环境中生成的产物是那样丰富繁盛，在通向沙漠的

1 奥马尔·哈里发时期阿拉伯的将军。

2 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2任哈里发（634—644在位）。在他任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及波斯的一部分，并在这些地方广泛传播伊斯兰教义。他还以希吉来（指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麦地那的历史事件）为纪元，制定了伊斯兰历法（回历）。



人则偏安于南部；白人远离大海，黑人则居于同一条河的源头。在既无天神看管，又无统治者管辖的蛮荒状态中，他们不停地厮杀搏斗。在幽暗而阴郁的原始荒林中，面对并无组织的强大力量的袭击，他们是如此手足无措，孤立无援。在尼罗河狭长的绿洲里，一个民族就这样逐渐兴盛，尼罗河使他们成为共同体。此时，简单的分工应运而生——或为渔民、农夫，或为工匠、文书。甚至于有关发明的记载，若非当地的气候也无以保存下来，因为正是气候的干燥，才使那些蕴涵着埃及历史的坟墓和纸莎草经受住了岁月的侵蚀。当拉美西斯三世¹完好如初的头颅骨躺在我们的手中时，他似乎还在无声地讲述着过往的岁月：一个关于他是谁，他曾经做过什么的生动故事。



在阳光炙烤的沙漠中，一个人在移动着。他像一尊神似的，高大壮硕，皮肤黝黑。除非他能骑上骆驼及时返回绿洲，否则，他命中注定要被戏剧般地毁灭。但是，即使在尼罗河的绿洲里，一个人如果单枪匹马，不和其他人联合起来的话，也还是很难逃脱灭亡的厄运。因为直到英国人建造起一座大坝，几百年里，这条狂野的河流一直不断地冲毁堤岸，淹没土地，把它雄性的“种子”——泥浆，尽情地播撒在田野之上。倘若人们不团结起来，测量洪水，并加以分配，然后通过社会或团体，权力或命令，竭尽全力地控制这条狂放不羁的河流，并撷取其丰盛的馈赠的话，尼罗河所做的一切不仅会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招致彼此之间的争斗。而这些馈赠，统统来源于千里之外的阿比西尼亚山脉和月亮山脉，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流经沙漠的心脏地带。

正是依靠着智慧和技能，这条每年都把它灾难性的狂暴倾注在这块绿洲上的尼罗河，第一次被人类改造成为一条幸运之河。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

¹ 拉美西斯三世，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198—前11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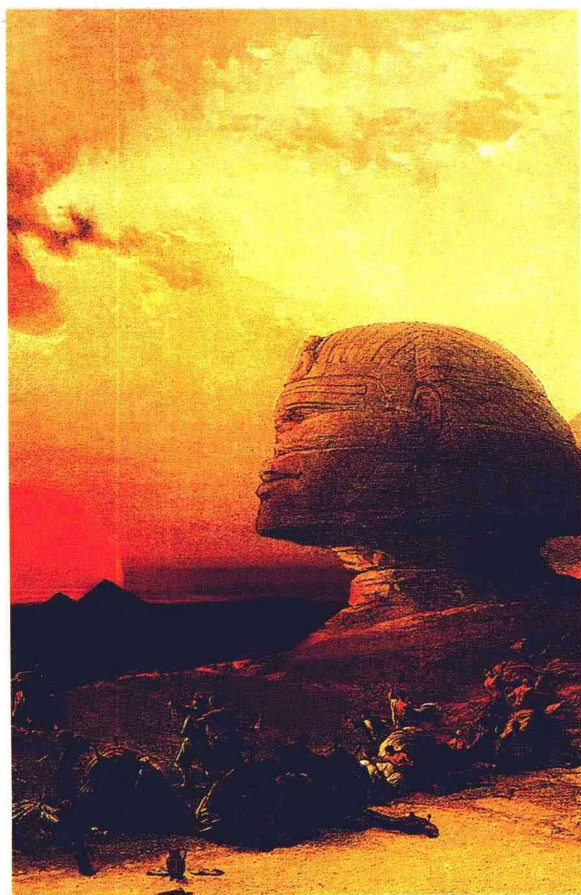
族每年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神奇来客——尼罗河，就像那些每年夏天用一艘船运来生活必需品的爱斯基摩部落一样。于是，在那些最久远的日子里，远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这个民族就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它问世如此之早，甚至连“国家”这个名称都还没有出现。

即使在史前人类时期，整个大地仍旧被纵横交错的沟渠呈直角分割成盆地。因此，在古埃及僧侣们书写的图画文字里，正方形依然代表着省份。随后，出于需要，尼罗河上出现了第一个有组织的人类团体，集权与服从应运而生。尼罗河引导着埃及的祭司们去观察星辰，以便计算河水涨落的时间，而对水涨高度的计算又引发了海拔的测量。人们用分界线来标出单块的土地，但这些分界线每年都被大水冲毁，这就促使了面积的丈量，以便保护财产并解决边界纠纷。也就是说，早在地球上其他民族之前，尼罗河就已经创造并

拥有了天文学和算术，拥有了法律和公正，也拥有了金钱和警察制度。有哪个民族在公元前3000年就知道了黄道带，公元前4000年就设置了历法？而这些，尼罗河早就教会它的子民们了。拿破仑后来曾说：“尼罗河使埃及政府成为世界上所有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因为巴黎城中没有人能影响到波斯或布里的雨雪，但在埃及，人类却可以直接左右涨潮的结果。”

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没有降雨、甚至没有邻邦的土地上，它证明了土地法则的万能，而与此同时，在我们面前，种

埃及吉萨沙漠中的干热风，似乎能将人和所有生物烤焦。



族的法则也被证实为谬论——随后定居在尼罗河沿岸的各族各代，都被这片土地以及它谜一般的河流重新塑造，成为埃及人。即使那些从遥远地方迁徙过来的牛，几代之后，它们的脊背也被弯曲成典型的埃及沙丘。

人们认为，所有这些只有益于无雨的绿洲，这片绿洲一直延伸到今日的开罗地区，甚至曾一度光临孟斐斯，即三角洲的河口。那里的干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利，只有在春日，才会被灼热的东南风侵扰，风瞬息之间刮得天昏地暗，这种灾难性的埃及黑暗有时也波及到巴勒斯坦——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曾出现这种情况。这种被阿拉伯人所称的“毒风”，会猛然使气温上升到华氏118度以上，水温则接近80度，烤焦人肺和地上的植物。即使是在涨水后也如此：水蒸气被吸收，人的鼻孔发干，嘴唇开裂，潮湿的衣服瞬间即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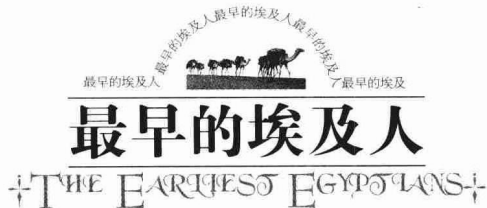
尼罗河所流经的4个国家的气象带，其天气变化集中表现在年度降雨量上：阿比尼亚高山的青尼罗河源头地区，50多英寸；白尼罗河源头，48英寸；中部苏丹，20英寸；喀土穆，4英寸；上埃及，0英寸；开罗，1.2英寸；亚历山大港，6英寸。

在降雨量为零或近乎为零的地区生存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奇异的民族，而且，那里的人口甚至比西半球任何地方都要密集！尽管埃及拥有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比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要大，但它的大部分土地，毕竟都是空旷的沙漠。1400万居民聚集在尼罗河两岸，而这片区域，甚至比瑞士还小！因此，它的人口密度几乎相当于比利时的两倍，有的地区每平方英里生活着1800人。这种几千年前的人口密度，要么产生高度的社会化，要么产生一个完全封闭的民族。尼罗河选择了前者。

一个民族就这样成长起来，并时时接受两位气候之神训练：因太阳而热爱生命，崇尚节约；因尼罗河而秩序井然，温和谦逊。这就是创造了法老神的国度：工作成为必需，灌溉成为艺术，理智而清晰的思维成为原则；尽管也有比其他地方多的少数几位富人，将劳动的重负，尤其是灌溉——转嫁到穷人的肩上，但这些肩负重担的人们却依然欣喜地工作着，几乎从未反抗过富人们。阳光似乎把这个国家的反抗意志蒸发殆尽，就像尼罗河以其大量的数据淹没了哲学观念一样。除却幼发拉底人以外，这个民族早在几千年前就拥有了如此众多的伟大发明，这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们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与经过精确计算而建造的纪念碑一样伟大，在那些碑上，最古老的雕像从未

被移动过。这个实干而进取的民族创造的死后世界，尽管多姿多彩，但仍未能超越凡尘，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翻版。是的，对尼罗河的恐惧使他们敬畏神灵，喜好群居，思想保守。正因为如此，这个大约于公元前3300年就已发明文字的民族，从未用文字记载下任何思想和歌谣，就像犹太人热情奔放的创作，希腊人深奥的哲学，印度人的神秘主义一样。他们所记录的文字，与其说是歌唱，不如说是计数；与其说是想象，不如说是实录。没有任何不同凡响的神话或传奇，有的只是诸多纠结在一起的传说，而这所有的传说最终只汇聚成一种思想——与死亡抗争，这种思想支配着所有的太阳之子们。

埃及阳光的强烈，沙漠上空的清新，孕育生命之河的馈赠——通过这些，我们了解到尼罗河上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尼罗河承受了所有的艰辛。而这些就形成了埃及人灵魂的底料——运河是他们的史诗，堤坝是他们的戏剧，金字塔是他们的哲学。



在埃及干燥空气中保存下来的第一具尸体被埋藏在赫勒万的沙漠里，没有人知道他生活在多久以前的史前社会。在瓶罐器具、动物残骸、铜制刀叉以及手镯上，他蜷曲着，像是母亲子宫内的胎儿，似乎在用某种魔幻的方式回溯几千年前的第一位母亲。他从哪里来？那些尸骸上发现的名字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的人来自哪里？在幼发拉底人尚未知道黄铜和象牙为何物的年代里，这些杂乱地镌刻着大象、美洲豹、河马、蛇、长颈鹿和野猪图案的短剑，其主人又会是谁？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

这类问题从未跳出学术争论的领域。同样地，文学院的学生们将诗歌作品拆解开来进行分析，他们不相信天才作家创作之论，而是以期发现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难道种族问题在埃及不是更难以预测吗？气候与自然条件毋

庸置疑起着关键作用，并且重塑着每一位来到尼罗河的人。西弗罗断言，塞尔特人是这里最早的种族。“不，是黑人。”沃尔内¹回答到。“中国人！”温格尔曼²高喊道。朱利斯却认为是印度-波利尼西亚人。“都不对，”皮特里³说，“是埃塞俄比亚人。”只见德鲁日微微一笑，一言九鼎地证明这里最早的种族是巴比伦人。



画中的木乃伊主人也许就是最早的埃及人之一。

德鲁日的观点通过血缘印证所得不多，大部分在土壤中得以求证。这些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埃及展现得清楚，所有的物种，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这片神奇的绿洲上历经几个世纪后，都会变成埃及的。根据最新流行的观点，学者们将土著埃及人称为含米特人，说他们与盖拉人⁴和索马里人相关，随后又与迁居到三角洲东部的闪米特人混杂而居。这种说法带来了什么启示呢？还是先来看看最古老的木乃伊和现代农民孩子的面孔吧，两者都清晰地呈现着亚洲人的长脖颈和脸庞，黑人的宽鼻梁和厚嘴唇。显而易见这种融合已经持续了6000多年，并且证明这里与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是异族融合而非种族净化孕育了健康和力量。

最后，最为简捷的答复由自然、河流及太阳、尼罗河共同给出。尼罗河发源于南方，河面船只一直穿梭不断，尽管也有急流，但有史料记载以来，它们都是在顺流而下。后来闪米特人可能穿过沙漠，从东部越过红海来到了埃及。在法老坟墓里的壁画中，满面胡须的士兵和商人们总是遭受鞭挞，要么就是被斩首。从三角洲北部沼泽地带登陆的爱琴海人、腓尼基人、克里特岛人和波斯人，他们要晚于历史上闻名的法老们。还有什么比在上埃及尼罗河流域发现黑人骷髅，在下游发现亚洲人遗骸更自然的事情呢？如果在最古老坟墓中发现碳化的谷粒和藤本植物，那么前者有可能来自亚洲，后者则可以肯定是来自幼发拉底河。如果在非洲岩石壁画上发现羊头的阿蒙神，那么为什么几个邻近的民族就不能想到把神、兽融为一体？同样地，为什么尼罗河上的第一位农民就不能想到在松软的泥泞土地上用棍子划上一道线，进而发明犁耕呢？

埃及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非陌生人传授，而靠自己摸索明白。只有一件事情是确知的——第一个埃及偶像是—一位拥有河马躯体的女神。

1 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废墟》又名《各大帝国革命概观》，于1791年出版。

2 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

3 弗林德斯·皮特里（1853—1924），英国著名学者、埃及学家，发明地层断代法。

4 亦称奥罗莫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种族，属于含闪系库斯特语族。

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尼罗河在任何时候都是所有事物的衡量标准，不管是在6000年前还是在今天。“但愿人们有一天谈到我时，会说‘他就是尼罗河！’”一位法老祈祷道。在他看来，身后的荣耀意味着分享不朽。每一位驻足在奥西里斯和死神面前的人，内心都非常明白，他必须通过神圣的誓言来得到42条死罪的赦免。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我从未玷污过尼罗河水，从未在美好时光里阻隔过尼罗河流，也从未建造过堤坝”。尼罗河在他们眼中是那样神圣，假若有人溺水而亡，两岸的居民要给尸体涂上颜料，加以装饰后再予以下葬，“他仿佛已不是一具尸体”。尼罗河完全地决定着这片土地上的法规，因此阿蒙神通过他的祭司颁布命令：“被尼罗河淹没的土地是埃及，任何居住在埃利潘蒂尼⁵以下，饮用尼罗河水的人都是埃及人。”

河床上的岩石将努比亚尼罗河和埃及尼罗河区别开来。花岗石和石英砂岩以六大瀑布形式出现，极大地限制了灌溉和农业的发展，沿岸750英里长的土地，只有1—3英里宽的区域得到开垦。阿斯旺以下，即埃及开始的地方，从地质学角度来讲，绝大多数都是石灰石，尼罗河从松软的白垩色泥土中，掘开开阔的河床。直到这里，尼罗河才将携带了1000英里的淤泥沉积下来，



女性死者匍匐在丰饶之神鳄鱼索贝克面前，祈求它唤起尼罗河的洪水。

然后就形成了比苏丹面积大15倍的肥沃土地。从瓦迪哈尔法到阿斯旺的这段流程，尼罗河相当狭窄，有些地方还未超出实际河床宽度；而现在，流域宽度扩展到6—15英里。如果这个区域的长宽相等，并不超过700英里，人们就会误以为这是一个虽然巨大但很普通的沙漠绿洲了。

尽管如此，绿色田野到黄色沙漠之间实际上也仅一步之遥。任何乘坐飞机向北飞过这条河流的乘客，都难以相信眼前的图景居然是真实的：尼罗河就像摆在脚下的一架模型，展示着河水如何征服泥沙，人力如何征服河水，而太阳又是如何战胜一切。

5 上埃及阿斯旺省尼罗河中的岛屿。第十八和十九王朝的法老曾经在此处建造过一座寺庙。



流经埃及之前，尼罗河的所作所为听起来都好似传奇一般。它发源于一个巨大的湖泊，历经艰难险阻穿越无数沼泽。没有任何支流的加盟，它孤立无援地流经灌木丛和沙漠，猝然之间遭到花岗岩、沙洲阻隔。其漫长的流程好似某位英雄的生命史诗，虽然历经艰难险阻或战争洗礼，力量却丝毫不减。只有等到太阳落山时，才能完成使命。他的历程如此艰辛，而他的意志又是如此坚定，以至最后，当从磨难的巅峰进入行动之谷时，不得不出现，而他的出现就足以说明一切。尼罗河即是如此：按照次序它不得不流经埃及，没有战争，没有目标，它的出现仅仅是作为一种创作力量，去滋润一片土地。

尼罗河每年都要刷新那片土地，即便在通常意义上的潮涨潮落的季节里，它也特立独行。夏天，当它遍布全世界的兄弟——其他河流的水位在下降或干涸时，它却咆哮着涨起大水。埃及的新年因此而被确定为7月。每年6—9月，尼罗河在上埃及的水位涨幅达13—14厄尔¹，三角洲地带为7—8厄尔。百余天内，这条雄浑有力的河流肆意摆布着这块充满期待的土地，然后以天神之姿撤回到未知世界中，它的身后，留下的只有那象征着它存在的祭司，代表它并守护着它的庙宇。于是，迄今为止，尼罗河一直作为一位神而深受沿岸居民所崇拜，受到它所征服的人们的景仰。

今日，当开罗和阿斯旺的工程师们从每个小时的电讯中得知尼罗河沿岸许多地方的水位上涨情况时，灌溉技术已经比之前进步了许多。过去任何一位法老，任何一位阿拉伯人或罗马人能够用尼罗河标尺所测量到的结果（也即日常水量和水量分布），在今天的表格上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我们请水文专家预计下次洪水水位的话，他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早期尼罗河沿岸居民那样

¹ 旧时的量布长度单位。1厄尔等于45英寸。

给出一个答案。那些居民在河两岸筑起了最早的堤坝，并用自己的双手在身后拉起第一个犁耙，用第一捆桔棒²抽起水，而这些桔棒在几千年前或许就已经吱吱嘎嘎地响彻尼罗河谷。

即便前人解释有误，即便我们已清楚了尼罗河的源头，但是他们的预测实际上与我们的相差无几。根据希腊人的一种说法，北风使尼罗河水从大海处回溯，从而阻止了它的下泄。另一种观点是，大海在地球表面回旋，尼罗河发源于海洋。第三种意见则声称，尼罗河由远处高山上的积雪融水生成。希罗多德对上述观点皆嗤之以鼻，但他对此也知之甚少——“灿烂阳光下却如此神秘，请勿揭开那自然的面纱”。今日，尼罗河形成之谜，就如同于季风冲击阿比西尼亚高山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季风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也没有人能提前推断出云层形成的条件。因此，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埃塞俄比亚的降雨量以及青尼罗河的流量，以及沿着青尼罗河与阿特拉巴河滚滚而下的洪水力量。

一旦尼罗河到达那里，我们就可以精确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分配水量，不过法老们也会如此做的。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到埃及旅行以前，人们就知道了具体的测量值，并祈祷得到16厄尔的雨量。16厄尔意味着高水位，意味着梵蒂冈那座长满胡须的尼罗河雕像的16个孩子。普林尼用罗马人的简练表达了这个观点：“12厄尔预示饥饿，13厄尔表示充足，14厄尔显示欢乐，15厄尔代表保障，16厄尔象征丰收。”普林尼的话语揭示出他思想的“宗教”背景：法萨卢斯战役³发生那一年，尼罗河的低水位昭示着就连这条河流面对庞培⁴的被害，也产生了莫大的恐惧。毫无疑问，我们会因此揣测，如果欧洲的河流在当今时代与政治联姻的话，又会有何种情况发生呢？

测量方法似乎要上溯到古老王国时期。阿斯旺和开罗发现的20个古代尼罗河标尺，是以大理石井的形式出现在尼罗河两岸，井的边缘刻有一雌一雄两只铜铸老鹰。涨潮的第一天，国王率领祭司们一边祈祷一边打开水井，所有的人都恭候着，聆听究竟哪只老鹰最早啼叫。如果雄鹰先叫，就预示着一场大洪水的到来。那么国王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抬高尚未播种谷物的价格。法老们明白

2 埃及等地提水工具。是在一根竖立的架子上加上一根细长的杠杆，当中是支点，末端悬挂一个重物，前段悬挂水桶。当人把水桶放入水中打满水以后，由于杠杆末端的重力作用，便能轻易把水提拉至所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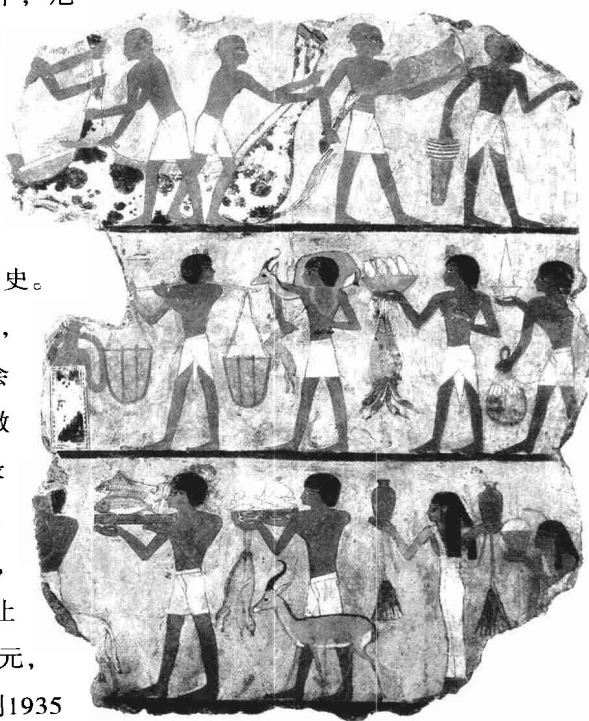
3 古罗马内战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8年，恺撒在这次战役中大败庞培，庞培在前往埃及避难时遇害身亡。

4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公元前61年从罗马凯旋，翌年与克拉苏和恺撒结为“前三头同盟”，左右罗马政局。公元前49年1月恺撒进军罗马，他率军退守希腊。翌年在法萨卢斯之战中被恺撒击败后逃到埃及，为法老近臣诱杀。

如何以恰当而又实际的方式来阐释他们的宗教情感。

恺撒时代的作家斯特拉发现，“在埃及，没有任何东西比尼罗河标尺更有用。就农民们而言，它表明他们能够获得的水量，他们据此判断必须为自己的沟渠储备多少水；对政府来说，税收基于这些标尺，因为雨量的每次增长就意味着税收的增加。”2000年后，吉拉德¹与拿破仑·波拿巴站在河边，用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讥讽口吻，将这一切称为“神圣的遗物”，“因为政府为了获得高额税收，往往夸大即将到来的洪水水量”。

在最近的1350个阴历年中，尼罗河的历史以数据和日期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数字和日期比欧洲历史上的记载更为可信。14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确认纪元初6个世纪的历史。与今日之正统历史学家相比，他们撰写历史的艺术性，不会因为展示资料的来源而稍微逊色。根据一览表上所记录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如果与最近几百年比较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通过类推得出让人信服结论。从伊斯兰纪元，即公元622年先知的逃亡，到1935年，我们拥有除192年以外所有年份的数据，也知道122年以来尼罗河洪水的所有高度。



在埃及，盈余的谷物由法老官员和神庙组织储藏起来，以便使埃及人在收成不好的年月能存活下来。

这些表格轻轻地诉说着它们的数据，如同祭司们低吟的祈祷，喃喃声敲击着我们的耳膜，几百年来的数据呈现于眼前。平均低水位：1世纪，11.51厄尔；9世纪，12.52厄尔；13世纪，13.90厄尔；平均高水位：1世纪，17.5厄尔；9世纪，18.21厄尔；13世纪，19.31厄尔。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拜占庭人、

¹ 吉拉德（1750—1831），美国金融家、慈善家。

亚历山大人、犹太人、千子午战士、撒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穿梭在尼罗河岸的身影。哈里发和统帅，皇帝和红衣主教，考古学家和旅店老板，都在尼罗河边留下了历史的足迹。直到最后，英国人走来，他们用堤坝束缚住尼罗河的手脚，并通过征服这条非洲之河，来使他们遥远岛屿上的工厂摆脱了第三大陆的棉花限制——曼彻斯特不再受到克萨斯的约束。

然而，在这种历史的繁华背后，冷峻的数据揭示出令人惊讶的一面。从阿拉伯地理学家和预言家所勾勒出的洪水量列表中，浮现出了一个在尼罗河千年史中乃至人类史上都罕见的事实。由于对尼罗河最低和最高水位已经有了长达1000年的了解，人们可以推断出，埃及尼罗河流域地势的上升是由于淤泥长年累月地沉积而引起的。这一推断在阿斯旺和开罗之间4个点上进行的测量中得以证实。2—12世纪，尼罗河的水位差距大概为退潮时36英寸，涨潮时68英寸。因此，千年之间，地平面升高了52英寸。仅过去的770年中（按另一种算法，则为570年），尼罗河流域就升高了3英尺多！

当被告知遥远的太阳光到达我们的星球需用数千年时间时，我们宛若微小的生物，紧邻尼罗河岸边，却悬浮于浩如烟海的数据之中。就像古生物学家的争论将地球的青春期推进或延迟几十万年一样，这些数据对我们而言意义甚微。光谱、对数、晶体、头颅，它们诉说着无人能够超越的时光及日光跨度。

但是，770年的历史是可以掌握的。因为770年前，巴尔巴罗萨皇帝²进入了米兰，他与教皇经过一番斗争后，达成和解。他计划过，也成功过。在德国亲王、意大利传教士以及儿孙们的簇拥下，他前往小亚细亚的一条河中沐浴，不幸溺水身亡。在巴尔巴罗萨皇帝统治的中世纪，在上百位国王和亲王的斗争中，在精明的联姻和王位的争夺中，意大利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与此同时，城市和国家变换着旗帜，国家与国家之间分分合合。从圣路易到拿破仑，从腓特烈二世到德国共和国，从但丁到尼采，从乔托³到罗丹，从中世纪骑士们的决斗到坦克的横行——700年间，在欧洲纷纷上演着人类的理念之战；在埃及，哈里发和政客们交锋不断。乌云700次地弥漫在阿比西尼亚的高山上空，青尼罗河700次地携走无数的火山灰烬，淤泥700次地沉积在尼罗河两岸。最终，

2 巴尔巴罗萨（1123—1190），即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年3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德意志国王。1189年他号召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企图把耶路撒冷从萨拉丁手中解救出来，1190年渡过萨勒夫河时溺死。

3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无雨的绿洲上升了3英尺。这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真实而确定无疑

不过，在这700年间，尼罗河流域有一件事情从未改变，那就是奴隶对其主人的服从。数以百万人为了历史上记载的少数几个人的荣辱默默死去。尽管有钱有势者发动了无数次的改革，700年后农民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尼罗河流域，依然如早期法老统治下的祖辈们一样，贫穷无依。唯一不同的是，500年前他们生活的地方比现在要低20多英寸

尼罗河就像一位精神统帅，不断地用来自远方的新鲜精神财富充实自己，把它们储存于自己的生命宝库之中。在后期，它积蓄起年轻时代所收集到的肥沃物质，稳步扩张自己的领域。如果所有农民耕种的都是将近40英尺厚的纯冲积层的话，那么，庄稼将生长得多么迅速而健壮啊！

而且，由于远离河道的土地只吸收了一部分未能在河畔沉积下来的淤泥，其地势势必比河畔的土地低。堤岸的坡度和宽度影响着土地的肥沃程度：坡度越大，淤泥层越薄。不过，由于尼罗河在从阿斯旺到开罗的流域里，每英里的落差只有5英寸多，所以，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地表一直以相同的比例逐步上升。

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相同，尼罗河也证明了大自然确乎算是一个既冷静又精准的计算器：它从阿比西尼亚远道而来，将肥沃的物质带到无雨绿洲的土壤中，然后，让这些黏质土壤在炎热中龟裂，以便阳光和淤泥充分渗透其中；接着，又送给干涸的大地一场降雨。渗入土壤深层的淤泥不断地改善着土质，这样，甚至无需犁耕，这片土壤上也能成长庄稼，获得更好的收成。甚至人类历史的沿革变迁也毫不浪费地为自然所利用：古老的城镇和山村的废墟自尼罗河的泥浆而来，又终归于尼罗河——成了尼罗河重要的肥料来源。

与此同时，利比亚沙漠却自西向前推进，不断侵袭着人们手中祖祖辈辈耕种着的土地。于是，土地与水之间的斗争风起云涌。大自然上演着亘古以来从未变更过的游戏：不断地赐予，并不断地索取，以此磨砺着被其安置于尼罗河两岸的人们的才智：发明灌溉技术。

灌溉技术必然是与尼罗河上最早期的农业同时起步的。但有关运河的最早记载却来自于塞索斯特里斯。约公元前3000年，这位埃及国王命令战俘们开挖运河。当年，希罗多德曾单纯地以一个旅行者的眼光不无遗憾地评论此举，“就是他首次把埃及变成一片无人骑马、无人驱车的土地。”然而今天，我们既能骑马又能驱车，因为运河的堤坝本身就是公路。

而法老时代利用盆地进行灌溉的方法，至今还仍然为艾斯尤特上游地区

所沿用。在埃及境内约北纬27度附近种植棉花的人们正是通过灌溉，实现了一年多熟制。当然，相较于法老或哈里发时代，那里的灌溉技术早已更趋完善，因为在过去，每逢夏季，那里的乡镇和农村总是会像大海中的岛屿一样——洪水将狭长的埃及土地变成了一片汪洋。而现在，那种“岛屿”已经极其稀少了，盆地会将携带着大量淤泥的河水储存起来，40天后，当淤泥沉淀下来，河水便缓缓地注入下游一系列地势更低的盆地中。

就在这些盆地之间，堤坝错落有致地横卧着，大多有6-10英尺高。根据地势的高低不一，它们所阻隔的河水也1-6英尺深浅不等。就这样，从8月中旬到9月底，河水一直被蓄积在田野之中。在这期间，就像银行里的保险箱通常由警卫守护着一样，士兵们日夜在堤坝上巡逻，以防农民用他们粗大的光脚板踢倒堤坝或在堤坝上掘开一个洞。米兰人稻田里的水即是如此被守卫着。为惩治偷水贼，那里还设有一个特殊法庭，但是阿拉神为弥补农民的汗水和辛劳，总是赋予他们比士兵更高的智慧。

现在，人们涌向河水，如同德国人冲向刚打开的啤酒桶，希冀得到第一杯冒着泡沫的啤酒。因为对那些土地远离尼罗河或靠近沙漠边缘的农民来说，没有水，收成就无法指望；而紧邻河岸播种的农民却可以用水车戽水灌田，一年收割两季庄稼。

纯净的淡水并非人们唯一的烦恼，咸水也让人颇为头痛。阿尔伯特湖周围的丛林之中，黑人妇女用双手从土地中刮出盐来，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俾格米人，以此换回肉类和利箭。不过，尼罗河已步入老年，年轻时期所缺乏的盐到现在已是极为富足。咸水通过地下支流融入河道的淡水中，顺势又摧折了临近的大量榕树和杏树。于是，终年流淌于地面的尼罗河，到了晚年，遭受到来自地下的侵袭。紧接着，这种侵袭力量反而成为援助——地下水协助尼罗河维持着当时土地的繁衍：大约上千口深井和5万多架水轮车都由地下水来供给。

当这里的谷物被输送到国外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片丰饶之地。永远湛蓝的天空下，这片土地除了快乐外，还会有何种事情发生？18世纪的一位地理学家曾经这样写道：“必须在埃及的土壤中掺沙砾，否则它就太肥沃了，就连动物和妇女也如此高产：绵羊一年产两次崽，妇女们经常诞下双胞胎。”

在5世纪的传教士当中，希罗多德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快乐。“在希腊如果没有水来浇灌土地，”他们还面带着微笑说，“如果你们的神又停止下雨，那么总有一天你们会死于饥饿。”

“难道你们的状况会好些吗？”狡黠的希腊人回答道，“如今，你们甚至可以无须使用犁耙就比别人轻松地从中土地中撷取果实，但是，倘若你们现在居住的三角洲，如你所言，与它过去900年那样不断上升的话，你们又该怎么样呢？一旦尼罗河不再溢出河岸，三角洲地区的埃及人岂不是都要面临饥饿的威胁？”

在神庙的花园中，阿蒙神的祭司们用他们不羁的幻想招待着那位信仰宙斯的博闻多识的宾客，洋溢着民族自豪感的竞争意识不自觉地通过神与自然流露出来。



如今的尼罗河很温顺，接下来它会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阿斯旺大坝及其下面的4座水坝，在过去30年之中，首次改变了埃及古老的灌溉模式。要将一个谷物生产国转变成棉花生产国，水坝就必须经年不断地分配水资源，由此一来，创造一个持续不断的灌溉体系就成为必然。不过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努力滋养边远地区和位于沙漠边缘的土地，于是新技术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首先是自然力量的提升。起初，尼罗河每年夏天都要倾其全力将自己一泻而下，之后河床干涸，形成一个水库，冒险家被惩治为谨小慎微的储存者。世界缺少了一个壮观景象，但产生了数以百万英担的棉花。当生产的棉花足以为每个人制作衣服时，其中一部分便开始流转，从美国人手中转到盎格鲁裔的埃及人手中。

同时发生的另一种情形是，一项浮士德式的宏伟功绩，也以最为难以想象的方式在人世间得以实现：向沙漠索取土地已成为可能，并且面积在逐年递增。埃及水坝的哲学意蕴并未存于棉花当中，而凝聚于由1200平方英里的